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後傳 第三十回 吳恩被擒清妙觀 馬杰計獻峨嵋山

歌曰：無事莫生愁，湛湛青天在上頭，方才動念先知透。機心且丟，雄心且收，癡聾暗啞偏豐厚。好優游，守己安分，快活度春秋。吳恩跪在大殿之上，見這位老道人一團的正氣，必是一位隱士，連連的叩頭，說：「弟子有罪，求祖師爺大發慈悲，度脫弟子！」那雲霞道人口中念聲「無量壽佛」，說：「孽障，你罪孽深重，因你前世原是正務參修之人，今生應享大福，你要再好好的修濟，久後必名登仙界。現今你無故作孽害人，叛反國家，殺害生靈，荼毒百姓，抗拒官兵，所作所為，都是傷天害理之事。不久你大數已到，報應臨頭，你是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！竟跪在山人的面前苦苦的哀告，將你那肺腑之事說說。」吳恩連連叩頭，口稱：「祖師老爺，弟子愚昧無知，所作之事，你老人家盡皆知曉。弟子知非改過，再不敢造孽了。弟子是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情願聽祖師教訓。」雲霞道人說：「孽障，你既知道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貧道我以慈悲為門，善念為本，你身上所帶著是什麼東西，還不與我摘下去！吳恩說：「是寶劍。」雲霞道人叫：「童兒，給他摘下來，扔在山澗之內。」兩個小童兒過去，從吳恩身上摘下來。小童兒說：「師弟，你看這寶劍血光熏人，快扔在廟後溝澗裡去。」兩個小童兒去後，嚇得吳恩不敢抬頭。雲霞道人說：「吳恩，你這一身的惡孽，我山人與你掃除去吧。童兒，把吳恩與我拿黃絨繩捆上！」吳恩心中說：「這位道人想是地仙，我從今以後也不下山了，修一個長生不老，與天地同壽，這也是我前世的修濟，今生的造化。」自己把眼一閉，竟等候雲霞道人打他。等候多時，不見禪杖打下。吳恩睜睛一看，見大殿之上並無一人。心中正在猶疑之際，忽聽大殿西邊角門之內有人說話，是江蘇人的口音，口中念道：「三尺清泉萬卷書，上天生我既如何？

不能定國安天下，愧死男兒大丈夫。

唔呀！混帳王八羔子吳恩，你這可往哪裡逃走？劫數臨頭，休想活命！」吳恩回頭一看，打西邊來了一個道人，身高五尺以外，頭戴青緞子九梁道巾，身穿灰色貴州綢子道袍，足下白襪，厚底雲履。此人是個日字體，五短身材，面如三秋古月，目似春星，白白得分，兩眉斜飛入鬢，準頭豐滿，三山得配，四字方海口，海下雁尾鬚鬚，大耳朝懷，相襯之四方臉，一團的正氣，精神百倍。吳恩一看，魂飛魄散。來者非是別人，正是山陝成名，人稱賽報應顧煥章。且說顧煥章自從四方鎮與侯化泰分手，他背著一個藥箱兒，先游三山，後踏五嶽，到處濟困扶危。這一日，正順著山路往前行走，忽聽前面樹林之中一聲：「無量佛」，從樹林內出來一位羽士黃冠老道。顧煥章一看，正是他師兄黃松山。顧煥章急忙過去行禮，說：「師兄，一向可好！」黃松山說：「愚兄在此久候多時了。」顧煥章說：「師兄是從何處至此？」黃松山說：「我奉師傅之命，叫你投奔滅蜈山絕恩嶺。這有師傅錦囊一個，到那裡拆開，便知分曉。」顧煥章說：「你我往清妙觀，到師叔那裡去。」黃松山說：「正是。」二人言罷起身，曉行夜住，饑餐渴飲，那一日，到了絕恩嶺清妙觀。二位進廟，到了鶴軒，拜見雲霞道人。叩頭已畢，站立兩旁。雲霞道人問：「你二人來此何干？」黃松山將他師傅寫的字柬呈上。雲霞道人打開一看，上面寫的是：即請師弟安好。自分手後，適經數載，兩地相隔，天南地北，人各一方，時常想念。師弟坐守深山，清修古觀，想功課日新月進。今派黃松山、顧從善至賢弟廟中，於本月十九日子時，有妖人吳恩身臨寶觀，師弟沒法將他拿獲，與國除害，掃清妖孽，此乃賢弟之功德無量矣！如將妖人拿住，交顧從善送至大清營可也。

聾啞道人草書頓首雲霞過人看罷，把幾個小道童叫至鶴軒，給顧煥章、黃松山引見，教了道童一片話，叫他們是在日山下裝扮起來。他知道他師兄鐵牌道人陰陽有准。這日黃松山把吳恩引進廟來，這兒個童兒所說之話，都是黃松山教的。雲霞道人把吳恩捆上，兩個小童兒早把太阿劍給顧煥章送去了。

此時天到東方發曉，紅日東升，顧煥章由西院出來，說：「唔呀，吳恩，你的劫數臨頭，已然被我拿住了。」吳恩一見顧煥章，知道是上了當啦。吳恩如同驚傷六葉連肝肺，嚇壞三毛七孔心，「我與你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你何必苦苦與我作對？」顧煥章說：「你乃是國家叛逆之徒。俗言說得不錯：『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。』」正在說話之際，忽聽有扣打山門之聲，小童兒出去開門，只見從外面進來了四位英雄，頭一位是馬夢太，同那鑽雲神鶴朱天飛、追風仙猿侯化泰、小白龍王天寵。只因這四位英雄進了山口，由東南那條道繞過來，整整走了一日一夜，走的一個個身倦體乏，四肢無力，來至絕恩嶺，見路北有一座大廟，四個人想到裡面歇息歇息，找杯水吃。來至廟門首，扣打山門，童兒出去開門，四個人進去到了裡面，只見顧煥章手拿太阿劍站立大殿之上，不知所因何故。王天寵等連忙過去行禮，說：「恩兄，自你我分手之後，時常想念。前者在四方鎮遇見，並未交談一言，不知兄長是何主見？」馬夢太過去說：「兄長一向可好？」顧煥章說：「二位賢弟，一言難盡了！」自分手之後的事情，對二人述說了一遍。侯化泰一見，也過去說：「道爺，侯化泰這裡有禮了。」顧煥章連忙還禮。王天寵說：「哥哥，這二位老英雄，我與你引見引見。這位是久走雲南的鏢頭朱天飛，這位是東昌府二十五里鋪追風仙猿侯化泰。因為兄長探南山口被擒，小弟要給哥哥報仇，邀請二位老俠義詐降峨嵋山，打聽兄長的下落，才知尊兄被馬杰救了。這二位老兄又盜來妖人的陰陽八卦幡。今朝我等跟馬夢太大人在峨嵋山南山口等候捉拿吳恩，我等追至此處，幸遇兄長已將妖道吳恩拿住。」顧煥章說：「來，王賢弟，跟我見見師叔與師兄，全都在这廟中哪。」

馬夢太先把吳恩扛到西配房這裡看守。王天寵同顧煥章到西跨院，拜見雲霞道人與黃松山老道。童兒給他四個人預備素齋。雲霞道人說：「王天寵、顧煥章，你兩個人吃完了齋，急速回差官把吳恩解送大清營去。」二人答應，謝過雲霞道人，來至前院西鶴軒，與馬夢太等相見。童兒擺上素齋，五個人落座吃飯。馬夢太心中甚為喜悅：「這件功勞，要將吳恩解往大清營去，真乃是萬古不朽！」眾人吃完了飯，黃松山說：「賢弟，你們該起身了，天不早啦！」馬夢太說：「我背著吳恩，你們四個人隨後保護。」這王天寵等四位英雄說：「就依你的主意吧。」馬夢太背起吳恩，說：「妖道，我帶你去大清營中逛逛。」

這五個人告辭，出了清妙觀，順山路往北走了數十里之遙，出了山口，天就不早了。日色平西之時，王天寵說：「咱們要趕不到大清營，那便如何是好？天色已晚，峨嵋山東山口甚是不好走。依我之見，莫若在興隆鎮打店，住宿一夜，明日起早再往大清營去。」馬夢太說：「也好，兄長你就前去打店。」王天寵進了興隆鎮，在北走了有半箭之地，見路東有一座萬盛店。王天寵進至裡面院中一看，東為上，五間廳房，南邊一溜單間，房屋甚是整齊。叫店小二過來問：「上房可有人住麼？」店小二說：「上房無人住。你們共是幾位？」王天寵說：「把上房打掃乾淨，我等六個人住在此處。」正說話之間，馬夢太等到，一同進東上房，把吳恩放在牀上，叫小伙計送過洗臉水來。馬夢太問伙計：「你姓什麼？」店小二說：「我姓王，排行在三。」馬夢太問：「你這店裡有多少間房子？今天住了有多少位店客？」小二說：「我們這店房倒不少，四十多間，全閒著的。只因年荒歲亂，到處有兵火之災，路上無有來往的客商。我們這店內也是無有買賣，就剩我們四五個人在這裡看房。」馬夢太說：「你把大門關上，不准再往別人了。我們是大清營辦案的差官，所辦的這人賊人，是八卦教的反叛。你要再住了外人，走漏了消息，壞了我們的大事，你可知道你的罪名？」小二說：「我有什麼罪名？」馬夢太說：「你要走漏了消息，跑了我們的差使，你是滅門九族之罪。」嚇的小王三把舌頭一伸，轉身出去了。馬夢太來到吳恩的面前，說：「你喝一碗茶吧？」吳恩一語不發。馬夢太說：「你既作逆囚，不擺晚筵，你喝一碗茶吧。」遞將過去，老道一飲而盡。馬夢太叫店小二過來，要上等一桌酒席。不多一時，小二把酒席擺上，馬夢太又勸吳恩吃了點東西，這五個人落座吃酒。正在談說閒話之際，忽聽外面有人叩門，見小二出去把店門開開，讓進一個老道來。馬夢太就告訴眾位：「多要留神！你看外面來了一個老道，怕是妖人的餘黨。」顧煥章說：「老兄弟，你太多心了。這老道之中也有好有歹，不得一概而論之。」馬夢太說：「哥哥，你又挑了眼了。我這話不過是這樣說，總是大家留神的為是。」只見外面那老道進了北上房。馬夢太把小伙計叫過來，說：「我告訴你不准你住外人，你怎麼又往裡帶生人？」小二說：「我帶這不是生人，是在我們這店

中常住的，是我一個白二太爺，專門內外兩科。今日是給人家治病，從山莊回來。」馬夢太說：「不是外人就得了。立刻叫伙計把店門閉了吧。再不准放進人來了！」正在這裡與店小二說話，忽聽北上房屋內老道口中彷彿念咒之聲。馬夢太說：「不好！你們聽聽，那屋內老道在那裡念咒哪！」顧煥章說：「你們不要著急，待我前去看看便知分曉。」